



别有天地
热血之花



张恨水全集

● 责任编辑 谢中一

● 装帧设计 郭瑞瑛

● 出版 北岳文艺出版社

别有天地 热血之花



别有天地

内容提要

女大学生舒剑花与教授之子华国雄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国难当头，两人毅然投笔从戎。剑花不幸被敌人捕获，拘押军中，决不屈服，结果血溅刑场。几年后，国雄收到辗转送来的绝笔信和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大为感动。子是在手帕上作画，成一幅鲜红的石榴花图。

内容提要

土财主想当官，不惜变卖田产，跑到城里，由子不懂官场规矩，闹出许多笑话。一些骗子设下骗局，安排假厅长与他见面，假造委任状给他，骗下他的钱溜之大吉，等他发现，追悔莫及。一乡亲怂恿他用钱买下一差事，但也油水不大，白白欢喜一场。

目 录

别 有 天 地

第 一 回	夸上任特报一封书	劝为官拚舍三年息	1
第 二 回	靠土发财总须风水	吃里爬外转有人情	8
第 三 回	见礼篮迎宾到密室	慕官样指主买陈衣	16
第 四 回	车上千金求官登道	镜中一笑对客凝眸	24
第 五 回	似羞非羞半朝顾盼	有意无意一饭经营	32
第 六 回	席上传杯美人计就	座中践足荡子魂消	40
第 七 回	信口开河同炫政绩	黄绶入室自缚情罗	48
第 八 回	着色魔误事恨旅客	弄乖巧探信拜佳宾	56
第 九 回	二成打牌敬陪科长	五股拆账大吃寿头	64
第 十 回	学人情空房说鬼话	问天气酒座失官仪	72
第 十 一 回	佳饌乍尝食不知味	名花四绕看到移情	80
第 十 二 回	隐奇思羹汤吃后退	发妙论碗碟账中包	88
第 十 三 回	小计勾魂掌中秘画	微资辱志车后亲随	96
第 十 四 回	访香巢耗资入圈套	买肥缺论价说交情	104
第 十 五 回	别具深心苞苴婉谢	饱餐秀色玉林横陈	112
第 十 六 回	藏现洋机灵谋合作	送相片明白表深情	120
第 十 七 回	借色揩油冤家斗智	开箱现款愧儡逞能	128
第 十 八 回	好朋友骗人谈义气	假厅长见客露排场	136
第 十 九 回	敲铜盘奇闻报喜信	刻豆腐妙术拓印章	144
第 二 十 回	一千元买来假委任	七五扣索将大赃银	151
第 二 十 一 回	调虎离山良明各散	引狼入室大责谁承	158

第二十二回	索欠款闭户作商量	覓新枝当面谋补救	 166
第二十三回	为榜本谋借阎王债	因图利拟设鸡蛋捐	 174
第二十四回	两客入笼公文作饵	四兵护轿官样还家	 181
第二十五回	下马威居心吓村妇	上任费信口骗乡愚	 189
第二十六回	无故酬情疏朋送礼	有心借饷武士登门	 196
第二十七回	借急债还须仗武力	拜把子原自有文章	 204
第二十八回	荐人才风凉三字诀	行贿赂龌龊一箱银	 212
第二十九回	博妇人怜衣冠雪耻	为国家计朱紫壮观	 220
第三十回	两月排衙门可罗雀	一番捣鬼钱不通神	 227
尾声			235

第一回

夸上任特报一封书
劝为官拚舍三年息

尧卿表兄阁下：“揖别以来，不觉匝月，只以酬酢匆忙，公私猬集，未能通候，叨在故交当不我罪。弟自到省后，即分谒余委员、王厅长，均蒙特别垂青，允为帮忙。弟又走某公脚路，向前途函催，至本月八日，听委令果然颁下，委弟为五渡河厘金局长。该局附有分卡四处，连同总局，平均每月比较三万元，若时局平定，河中水不干浅，当可照纳。弟在省布置三五日，即当启程赴局接事。堂叔学亮，敝亲瑞堂舅，均已各得一分卡，若好好办公，年可入千金。何癩痢表叔，究竟品学上不能上台盘，弟只委其在分卡上当一写票师爷，令弟国华，当留在总局办事，位置未定。乡中一切，均托我兄帮助，令弟之事，弟必设法，请勿挂念。此外有一小事，内人颇思吃家乡菜，似在乡中找一乡厨，以米卡，专办家中火食，每月除供给其火食外，卡中划下分红钱，当摊派一份，不另支薪水，此种红钱，多时每人可分十元，弟系照拂乡人，才肯如此也。舍下存稻可卖则卖，否则暂存至五荒六月再说。弟现为国家办事，并不欲在稻上多挣钱。良以青黄不接时，乡人贫者，正苦无粮，彼时将价稍低于他人一二升卖出，亦赈济贫寒之一道耳。弟合家

平安，内人在绸缎庄新买多件上海来的衣料，又制皮鞋两双，小女亦然。伊等谓上任去，不能不略事修饰，以壮观瞻。妇人之见，可发一笑。书至此，刘知事请客时间已到，已来电话催促，不得不去。尚有许多问题，容再函告，即颂近安。弟赖国恒顿。

这一封信，是由省城里寄到乡下来的。一个乡下先生，正两手捧着，高声朗诵。他四周围着七八个人，都将一颗头直伸了过来张望。有两个将头伸不过来的，就捧了水烟袋，坐在一边板凳上，凝着神听。这位念信的乡先生，约莫有五十上下年纪，嘴上生两撇八字黑须，眼睛外罩着一副玳瑁边的虾子钳眼镜。眼镜两只腿子，都断了一小截，却用一根粗绵线凑成了半周向后脑上一套，算把眼镜硬挂在头上。他毛蓝布夹袍上，也罩了一件青布马褂。那马褂虽说是青的，然而左一块，右一块都变了焦黄色，实在是有了花纹的了。胸面前有两个纽扣，已是稀松，万分扣不起来，纽扣便颠之倒之，像烂熟的苹果一般，向外翻着垂下。可是在这位乡先生，犹觉得他这样穿着，整整齐齐，不脱书生的本色。他姓唐，号尧卿，是个自幼饱读孔孟之书，而不曾一游泮水的老童生。在他这样，一般人都很为他抱屈，真个文章憎命。然而到了四十以后，他也就淡于仕进，大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志，因此把一本陈修园，倒读得滚瓜烂熟，反正是科举停了，也不作别想，专门行医。顺便带着教一堂馆，一年倒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他的产业，本不在中人以下，有他十年二三百元一混，利上加利，家产就很好了。乡下只要有钱，便是大老爹。唐尧卿住的这一乡，只有五个秀才，一个举

人，一个捐班知县，至于进洋学堂的毕业生，根本就不会在乡下当绅士，纵然当绅士，也是在外混不出去的东西，乡下人看不起。唐尧卿以老童生资格论，也是第八位，以资产论，除了那个捐班知县，举人都没有他的钱多，因此他在乡下说话，反居在第三位，比那五个秀才绅士资格还高一等。这个写信的赖国恒是他的表弟，论亲也不过如此，只是这两年赖国恒在省城活动，金钱接济不上的时候，都托唐尧卿在乡下移挪，彼此共事不少。就是现在，赖国恒还拿出契托他在乡下借了二分息的债一千元，所以一得了官，就写信告诉他。唐尧卿得了这封信，连封皮信纸一齐揣在身上，遇到什么宴会，谈起了他现在的公务私务，他就一定拿出这封信来，作一个谈话的资料。这天本村唐麻子佃户家里，为结算去年陈租，要求减租，请了几个四五等的绅士和族长陪东家吃饭，唐尧卿是站在佃户族长的地位，是个有面子的人，因此也把他请到。那意思就是靠他撑撑腰，抵制东家勒索。他的东家宋阳泉，是个已故绅士的长子，在乡下十字路口开了一分杂货店。因为曾在经馆里读过三年书，能作一二百字的义论策，人家都叫他一声宋先生。他也自居是个读书人，对于佃户不免发点小脾气。这次结算陈租，唐麻子知道不容易得着便宜，用了那句俗话，把鸡腿子塞东家的口，将六大扁的酒席，办得特别兴盛。六大扁，就是六大盘，一只三斤重的大公鸡，连鸡头鸡脚全摆上，也未必能满呢。在这桌酒席未办好之前，东家陪客，都来了，全在供着祖先的堂屋里坐下。堂屋三面是黄土砖墙，中间照例一张由白木变成黑木的四腿桌子，紧围着四条板凳。左墙角，上手神龛下，一架扇稻的风扇，右角下，快到屋檐边，便是一架有架子的小石

磨。桌上摆了一只高粱瓦茶壶，几只麻瓷碗，一把吃烟用的香，两根竹兜子水烟袋，已经有人捧着了。照例，乡下人有什么交涉，是先抽烟喝茶闲谈的，必得吃了六大扁以后，才谈入正题。这时，唐尧卿谈来谈去，谈到了他表弟做官，他就对大家道：“我这位表弟赖老爹，和我的交情，非同等闲，在一个上任的人，什么事都办不过来的，他居然肯在县知事请酒的中间，给我来一封信。不信，你们看看他这封信，写得有多么切实！”说着，于是就把信从身上掏出来，从头到尾念上了一遍。其中有个胡二海，是个前清监生，据说，是八两四钱银子捐的。这监生的好处，除了在乡下可以当一个绅士外，最大的成绩，就是遇到打官司，上了知县公堂，可以不必下跪，而且知县也不能胡乱打屁股。因之有人称监生是屁股罩子。当时他携了水烟袋，坐在一边，将一封信听完，站了起来，将水烟袋一放，向着唐尧卿一拱手道：“尧老，这件事我不知则已，我既知道了，有一件事奉托，不知道你肯不肯？”唐尧卿一听他这话，似乎有请托介绍的意思，脸色立刻板起来，将玳瑁眼镜腿上的系线，由后向上一拉，将眼镜提过了头，取了下来，在纽扣上取下挂的眼镜盒子，将眼镜装起，在衫袖笼里，取出一个毛手巾卷儿，将鼻子眼睛擦上两擦，然后望着了胡二海。胡二海见他那样郑重的神气，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笑道：“我并没有什么事重托尧老，不过想借了这封信抄上一份，念给家里小孩子们听听，也好鼓励鼓励他们，不知道尧老能不能赏光？”唐尧卿一听是这样一件事，便沉吟了一会道：“照说，我不能将这信拿出去抄读，以免表弟知道，说我有些招摇。至于二先生非同别人，可以拿去抄一抄，不过今日拿去，明日就要

送还。”于是将信纸向封皮里，战战兢兢地交给了胡二海，胡二海向唐麻子讨了一张大草纸，将信包了两层揣在身上，然后将胸拍了一下，表示是装得稳妥了。同坐的唐子和，是唐尧卿的侄子，他除了看过这封信之外，全篇的大意，都记下了。因为他听过这书信十三遍了。便道：“据赖表叔这封信看来，一年有三十多万的收支，就是一万块钱里面，一年也要挣三万多，这事实是在是可干。听说这厘局在前清是府缺，非候补府干不上。照这样说来，我们表叔的官阶，挤上知府了，怪不得县知事都请他吃酒。这样大的官，虽然他花了一些运动费，也亏他巴结得上。”唐尧卿道：“运动费还要他出吗？自然有人代垫啦。就以五渡河这一道厘局而论，有四个分卡，还有许多师爷捍子手，划丁，那个不要纳款。他不但不用花钱，而且还要在这里挣上几文哩！”那个小东家宋阳泉在一边听得耳熟心痒，忍不住插嘴问道：“我们若是肯拿些钱出来的要捐一个分卡办办，总也不是杂事了？”胡二海听了这话，将头摇了一摇道：“然而不然。作官有作官的才学，作官有作官的资格，我们乡下入要去作官，那是猴子捧了生姜，去了舍不得，要吃吃不下。”唐尧卿一看宋阳泉的颜色，大有问津之势，心里忽然一动，便对胡二海将头左右微摆两摆道：“然而不然。作大官也难，作小官也难，惟有做这不大不小的官，很容易。因为有上面划了命令来，叫怎样做就怎样做。可是真做起来呢，又不必自己动手，师爷都会办好的。”宋阳泉道：“若是办一个分卡，大概要拿多少钱出来？”唐尧卿道：“那也不一定，一来要看自己和局长的关系，二来也要看缺的肥瘦如何？就像五道河这种分卡，大概拿出一千元就可到手了。只要干上一年，准可对本

对利。阳先生问这话，莫非也想混混？”宋阳泉自己觉得突然提上作官，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因之倒有点难为情起来，就笑了一笑道：“我那有这种才学。”唐尧卿道：“我不是说了吗？分卡是最容易作的，只要你有意思干，我倒可以专人送一封信去问一问我表老爹。不过官场中的事，不像我们乡下作中作保，买田卖地，一点都反悔不得。”宋阳泉笑道：“真要干的话，自然是规规矩矩望下做。”说时，将左腿架在右腿上，捧了水烟袋，将香火点着烟抽上了两筒，嘴里喷出烟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子劲，那就是极事沉思的样子了。胡二海一见唐尧卿对他大有帮忙之意，便道：“阳先生，你就干吧，有尧老助你一臂之力，我想一定是马到成功的。圣人云：……”正说了这三个字，只见唐麻子两手捧了托盘，盛着筷子酒杯，端到桌子上来。这样子，马上就要吃六大扁了，来不及说闲话，便站起身来，在黄土墙上，取下一把稻草卷儿的刷子，替唐麻子擦抹桌椅。唐麻子摆好了杯筷，接上将托盘端了一大盘子椒麻鸡上来。胡二海首先拱手道：“东家老爹上坐。”宋阳泉向后退一步道：“我怎么好坐？唐尧老请罢。”唐尧卿道：“平常我们可以客气，今天是佃户请东家，陪客坐了，怎好说话？”宋阳泉那里肯，用手扶了唐尧老只向前推，唐尧卿也是不肯，只管将手乱挥，最后还是唐尧卿坐了二席，大家才坐下。斟过了一遍酒，大家举箸便吃。第一盘子是鸡，第二盘子是千张，直到第三盘薯粉丸子上来，吃过一遍，大家才说话。这薯粉丸子，是土产，四方一块，有拳头那样大，用肉汤拌了红糖，淋在上面，吃了够饱又腻够的。唐尧卿这时用筷子蘸了残酒，在桌上画了两个圈道：“阳泉先生，你拚三年稻息不要，应该干一下子。

年轻的正可有为，在乡下收租稻做土财主，那是我们的事，你何必学之呢？”说到末句，连连圈了几圈。在席上的人，一见唐尧卿叫他去作官，都说官是可干，干好了一任，一生都可不发愁了。就是赖老爷从前在家里时，不也是一个小财主由里向外混的吗？这一席打动了宋阳泉的心，却不谈作官，另说出一番妙论来，其谈为何，下回交代。

第二回

靠土发财总须风水
吃里爬外转有人情

却说大家都劝宋阳泉作官，宋阳泉且不谈作官，先皱了一皱眉道：“我有一件事，现在正十分为难呢！就是我家那个老掌形，我早就说不能在祖坟旁边开葬的。但是我们三房那一支人，说是坟前那一支近水，是暗射着诗书之气，他们那一支识书的人多，与他们有利。若是今年年冬，再能加两棺下去，他们更要好了。若是在前清，他们那一支，真有几个人，有中的指望，不但是进而已。”说着，将腿摇着，连身体也摇动起来。原来乡下人，对考取了秀才，谓之进学，省称为进，中就是中举人，那是人生最荣幸的事情了。唐尧卿一听这话，就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道：“阳泉先生，你这话错了。你不是说，在祖坟旁开葬，会走了官气吗？”宋阳泉道：“正是这样说。我遇到许多地理先生，他们都说，那里要出一个官，但是我不敢断定这官就应在我身上。不过我若是自己出马去作官的话，我就不能不保重老坟，免得坏事。”胡二海在乡下，平常只有三件事可谈，一件事打官司，二件事买田卖地的交涉，三件便是风水了。宋阳泉一谈到了祖坟开葬的问题，这正搔着痒处。便道：“府上那个掌形，我也考究过多次，实在不错，就是来龙太直一点，我主张在后山岗子上，种起一排树林来，把来势隔一隔，那就好了。”说时，将一只筷子架在空盘上，然后用手指头钳了一块鸡脚骨头，又架在筷子上，笑道：“这样一来，岂不是好？”宋阳泉道：“这倒也无所谓。种松树秧子

的话，动土一二尺深罢了，这是不要紧。若是傍祖坟加棺，一定会走了元气。必定要祖坟不加葬，我才可以放心去下省运动。”唐尧卿端起酒杯，刷的一声干了一杯子酒，然后将杯子向他照了一照道：“这很不算什么。我大胆叫你一声阳泉老弟，若是你府上三房，要傍祖坟加葬的话，我可以出来拦阻他们。我就说，你们家阳泉先生要去作官了，一族有官，大家增光，你们若是动祖坟把官气伤了，与你们自己无好处，倒把现成的一个官毁了，那又何必呢？”宋阳泉道：“只要唐尧老肯说这话，敝族的人，一定是听话的。从此，我也就可以筹备起款子来。”唐尧老见他简直说出筹款来，这事有七八成可望了。便道：“我也很愿乡下多有几个人在外面混差事，将来刻起县志来，我们这一乡也风光些。若是阳泉先生肯干的话，说不得了，我丢了乡下的事不管，我可以陪你到省里去走一趟。”宋阳泉听说作官，心里十分高兴。就是一样为难，这官场中的一切规矩，都不懂得。说到安庆省城，还是六七年前，跟着父亲下省贩货，去过一趟，什么样子，都有些仿佛了。到省里去，一切举动，没有一个亲信人去指导，那是不免露出乡巴老的情形来的。现在唐尧老爹肯去，那就像小儿有了保姆一样，那就好极了。情不自禁的，走下席来，对唐尧卿高高举手作了一个揖道：“尧老，你若是能去一趟，我就像浪里孤舟，有了舵一样，我胆子要大好几倍，就是花钱作不到官，我也是甘心的。”唐尧卿站起来，拉住他一只手臂，按着他就了座，笑道：“你放心，遇事我都可以帮忙，纵然我有不知道的，放着我表弟那一班作官的朋友在省里，我随时，都可以请教他们的。就是那些人，也可以由我介绍，和你作朋友。俗言道得好，官官相

护。你一到省城，就是个来候补的了，总也是官，他们岂能不保护哩？”宋阳泉一听他到省城里，便是一个官，这就不由得心里奇痒一阵。进一步说，现在预备下省去，事实上也就是官了。从前读书的时候，先生就说我前途未可限量的，不料我居然要作官。当时一高兴之下，和唐尧卿格外谈得拢，唐尧卿也就因为他约着帮忙作官，诸事可以沾光，和他立刻情感也好起来。满席的人，听到他二人，都谈的是些预备作官的事，大家也都是翻了眼睛望着，一句话说不得。这一餐酒饭吃完了，唐麻子将桌子揩抹干净了，重新摆上茶来，这就预备着大家谈上租稻上去了。不料宋阳泉唐尧卿都将作官的事，谈得劲，把租稻的事都忘了。宋阳泉是东家老爹，唐尧卿是个户的保镖的，这两方面都不把租稻的事情提起，第二个人，如何开口，因之大家只管抽烟喝茶，不能搭腔。约莫有半小时，那个唐麻子坐坐又站站，伸了左手，却把右手来搔手臂。望了许多人，似乎有一句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将大家望了一遍，然后又向唐尧卿一笑道：“尧老爹，我的那事……”说着，便笑了。唐尧卿这才想起今天是来讲租稻的。心想，正要和宋阳泉合作，原来想借着今天此会，弄两块钱外花的，而今一想，好事在后，这就用不着了。因道：“这事容易办，我和你的东家老爹，是至好的朋友，你和东家老爹，又是多年的东佃，彼此退让一点，几担稻子的事，自然就过去了。阳泉，你看怎么样？”宋阳泉每到说租稻的日子，佃户要多让一粒稻，就如多割他一块肉，那里肯让步。现在也是要和唐尧卿拉拢在一处，唐尧老说是应当怎样，就是不能完全答应，也当咬着牙齿，答应一小半。现在看唐尧卿的意思，多少还有点相为，更是可以答应

了。便道：“尧老，你就斟酌了办，只要来得去得，我是无不遵命。”他们两人，这样一拍一合，其余的那些来吃饭的，都算是陪考的，乐得不说话。只急坏了唐麻子，总希望吃了六大扁的，替自己减少两担租稻，而今唐尧卿不是往常那样昂头天外的样子，眼见非自己上前不可，就对他道：

“尧老，你请到里面来，我有几句话要说。”唐尧卿知道他有所要求了，便道：“何必到里面去说？都不是外人，你有什么意思，大家当面，明人不做暗事，你就说罢。今年的年成，不算怎样坏，你东家的田，又是水路十足的田，还有多少话说？不过今天叨扰了你一顿，这自然出在东家头上，另外东家也要好看些，至于好看的数目多少，我是你一家，不便说出来，还请座诸位作主。”大家都拱拱手道：“这事就请尧老一手代办罢。尧老说的这话，痛快极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尧老听了这话，便望了宋阳泉道：“贵租每年是多少哩？”宋阳泉道：“每年是收一百二十担。但是每年都有几担的推让，这也只好看年成说话了。”唐尧卿手拉了宋阳泉的手拖到身子背后，却只捉住了他一个食指，因道：

“除了整数之外，你就收他这个数罢。”宋阳泉知道是实收一百一十担。今天这一餐饭，差不多要吃掉佃户两石稻，就减收个十石稻，佃户也没有占多少便宜。好在自己是作官的人了，何至于在这事上去计较，便点头答应了。唐尧卿站起来，将唐麻子拉到大门外稻场上，对他道：“我已经和你说好了，叫他减收十担，你实交一百一十担。”唐麻子不等他说完。早哭丧着脸，向着唐尧卿皱眉道：“我的尧老爹，怎么今年只退让这一点点呢？那一年也推让个一二十担呢，今年这样推班，倒只推让十担稻吗？”唐尧卿道：“噤！你